

云上

不良生

与母亲的99件小事

云上

与母亲的 99 件小事

不良生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上：与母亲的99件小事 / 不良生著. --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3

ISBN 978-7-5133-2482-3

I. ①云… II. ①不…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06995号

云上：与母亲的99件小事

不良生 著

责任编辑 汪欣
特邀策划 杜娟
特邀编辑 翟明明 沈悦
装帧设计 李照祥
内文制作 王春雪
责任印制 史广宜

出版 新星出版社 www.newstarpress.com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邮编 100044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49

发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印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9

字数 190千字

版次 2017年3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3-2482-3

定价 39.5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发邮件至 zhiliang@readinglife.com

写给妈妈

序

是入山，是眠河，是靠岸

假如可以重来，我宁愿永远不写这本书。

就像美国作家威廉·麦克斯韦尔在《妈妈走的那一年》一书中写的：“关于我母亲的死，我再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永远。”

是啊，再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人世间有千千万万种可以书写的题材。可以写美食，写旅行，写恋爱，甚至写鸡汤。可我却写了这样一本书。在这个所有人都想活得轻省、善忘和松散的时代，我写了一本无关美食、旅行、恋爱和鸡汤的书，一本追忆母亲的书。

母亲走后这一年多，从春入冬再到春，我用了很多心思与精力来记录这些絮絮叨叨。在每个清晨，每个午后，每个傍晚，每个深夜，想起从前那些与她朝夕相伴的时光，然后静坐下来，将它们一一整理留存。

“因为记忆太汹涌，它们会时刻淹没我，然后又迅疾抽离，让我怅

然若失。也因为记忆到底是个不可靠的东西，我知道它们总会一点一滴慢慢淡却。我不知道自己哪天就会遗忘。书写下来之后，就好像可以一直拥有着。”这些碎片式的章节、片段性的回忆与流绪化的情思，终究汇合，以及相逢。

我想在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些不得不说的话，不得不表达的爱，不得不经受的告别。它们是一生中必须要做的重要的事。而写这一本书，就是我的“不得不”。只有写下来，人生才能继续向前。这，也许就是我为何要写这本书的答案。

写作的过程如同攀山，如同渡河，如同离岸，并不轻松，途中经历“春”“夏”“秋”“冬”“再相见”五段路程，这同时也是书的五部分，五个章节。一些记忆会随时令更替此消彼长，情绪也会随之起承转合、汹涌寂灭。

完全摒弃了以往的写作技巧，始终在克制叙述，提醒自己切勿将它写成一本渲染苦难、泛滥煽情的肤浅之书——哪怕，跳脱出来、清醒冷静是很不容易的事。几度易稿时，我也避免使它变成遣词造句、过分雕琢的工艺品。好在，它并不是。这本书应该是一件有情意的纪念品，具有朴素、笨拙、原本的模样。

初稿共十九万八千字，后删去六万多字，使文章的面貌剥离得更内敛隐忍、哀而不伤。改稿过程似乎是几度将母亲走后这一年里我走过的路，再重新痛苦地体历一遍，如同锉骨蚀肉、还魂归冢。但，它需要这样的重塑与隐遁。而那些删去的句段，是割舍，是掏剖，是缝合，是挽留，也是放手。如同我终于能体会，面对亲爱之人的离去，难的是“挽留”，更难的其实是“放手”。是该给自己也给离去之人一个期限：到了该“放手”的时刻了。

很多读者在网上已读到《云上》的一些片段，纷纷留言，说感同身受，说共鸣慰藉，更多的是道谢，说学会了在往后的岁月里，如何陪伴老去的家人。这是我未曾料到的它所带来的微薄的力量。

这样的力量使我沮丧，这本书终究成为一个载体、一瓶催化剂、一艘渡轮，唤醒他人内心对于母亲、对于亲情最原始的柔软，对我而言却再无机会。这样的力量也使我庆幸，这本书终究成为一个契机、一剂良药、一扇门窗，唤醒他人更珍惜眼前人，珍惜与所爱之人在一起的，当下的每一刻。如果你还有机会，如果还来得及，那就请不要只是及时行乐，更应该及时诉爱、及时珍惜。毕竟，我们与所爱、所牵挂、所依赖的人，总是会分开的。

我只是这世间一个普通的儿子，这本书就当是一个儿子写给他母亲的最后一封情书，倾诉着他对她的思念、愧疚、感怀与爱。写了很久之后，某一天像是恍然大梦，我忽然认识到这场书写的局限性。我以为能用纸和笔给母亲的一生做一些纪念，其实只是给了自己一场救赎。

我只是希冀在这样的写作里找到自我解答与解救，如同一场属于孤独者的，旷日持久的、看不到出路也无需出路的修行。它只能是我的一场自愈。

如同攀山，最后入山；如同渡河，最后眠河；如同离岸，最后靠岸。只能如此，除此以外，别无归途。

我妈曾说，我从小就嘴拙，不知道怎样把爱说出来，也不知道怎样让泪流出来，将自己的真情意告诉别人。但这一次，我要感谢一些

朋友。

要深深感谢 Yoyo，她对《云上》这本书给予了很多包容、支持与鼓励，每一个细节都亲力亲为地帮助我，使它呈现最终的厚重与美。

谢谢素席说，谢谢出版社的各位编辑与设计师。在这一条星河明灭秉烛夜游的路上，我们曾并肩而行。

最后一行，依然是这一句：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母亲。

不良生

二〇一六年十月

目录

Contents

1

春

从此你在清风，我在明月

便是清明

53

夏

有家可归

是这世上最美的四字风景

109

秋

带着未完成的爱与道别

不是走出来，而是走下去

163

冬

你会活在我的想念里

多庆幸，我会越来越像你

219

再相见

当我思念你，我会抬头看天上

再出发，踏上重逢旅程的第一天

257

附录

我与母亲的断代史

春

从此你在清风，我在明月
便是清明

1

母亲走的那天，正值春寒料峭的三月。

三月十二日，阴历正月廿二，元宵节后的第七天，也是植树节。这一天是人类漫长的时间史上再寻常不过的一天，却是我与母亲的断代史中最不寻常的一天。

这一天之前，她还是母亲，我还是孩子；这一天之后，她飞天，我孤零。

我知道从此以后，我的人生更换了景致与轨迹，一切都将不复从前。这也是我所有的记忆里，最迟迟暖和起来的一个春天。

2

母亲走后的第十天。

我像往常很多个早晨一样睡醒，在卫生间刷牙洗脸，在餐厅吃早餐，把被子抱到院里长满植物的花坛旁的衣架上去晒，坐在客厅打开电脑浏览网页。

独自在一百二十平米的大房子里走动，整理收拾，有条不紊地继续活着，像一具行尸走肉。

每个房间与角落都有你的气味，每一处布置与摆设都是你在时的

老样子。

我觉得我好了。我觉得我没那么伤心了。

3

前几天走在大街上，路过从前与你一起逛过的许多小店。

我们一起吃过饭的餐馆。骨浓坊火锅、安乐鸭血粉丝汤、吉祥馄饨、福润早点，都是些平民的小吃店，但当时你总舍不得花钱。我哄骗你说我有折扣券，不用会过期，浪费了可惜。你才肯乖乖跟我去。

还有我们常去的超市。每逢周末或者年节，母子结伴去采购，然后满载而归。

我从这些店门口路过，路过我们一起靠窗坐过的位置，路过你等我去锁电动车时停留过的树荫。仿佛你还坐在那张椅子上，仿佛你还站在那片树荫下。

这么多承载回忆的小店，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不想再走进它们了。

4

你在二十九岁时生下我，又在我二十九岁时离去。

我五岁那年，你与那个我该叫他父亲的人离异，带我离开小镇去往另一个县城。我们没有房子，二十几年来先后租住在各式各样的民居。

我在纸上列出清单数了数，你带着我搬家的次数，这一生竟有十五六次。

搬家，有时是为了告别一段过往的人生，有时是你打听到另一处房租更低廉的小屋，还有时是因为房东有了别的打算，不再继续租给我们。

瘦瘦小小的一对母子，不停地找住处，不停地找安栖之地，不停地搬家。

你借了三轮平板车，将为数不多的几件家具搬上去、捆绑好，在车前握着车把一步一步吃力地拉着，我在车后扶着那些摇摇欲坠的家具。在那些年月，“搬家”两个字写满我们动荡漂泊的生活。即使不算居无定所颠沛流离，我们也是一直在路上，一直在迁徙。

前年十一月，我们最后一次搬家，从原本两间加起来不过四十平米的平房，换到现在这间有院子、有阳光的房子。我们这才有了各自的房间，家里有了划分清晰的客厅、餐厅、厨房、卫生间、储物间和卧室。

妈妈，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家，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家。我们在新家一起度过了两个并不舒心的春节。然后你走了。家，变成了空荡荡的大房子。

5

你走后的七天里，家里各种喧嚣闹腾。我其实并不喜欢丧葬事宜的繁缛仪式。

当着旁人的面叩拜、烧纸、供饭、呼唤你归来，像是生者的表演，我总觉得刻意了些。但我还是会按照地方风俗，尽量做好你身后事的每一个细节。

只有他们都走了，留下空旷的屋子，那些我与你独处的时刻才是真实的。

你才是你，我才是我，母子才是母子。

我才能与你说说心底的话，如同以往无数个母子相伴的、静谧温柔的夜晚。

以前听人家讲过这样一句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说的都是人生中一旦遇上便无法逃避、无法改变的事，仿佛有种大势已去、回天乏力的壮烈感。

而现在我才明白，这两桩事，都是寻常，都是小巫，都并非切肤之痛。妈妈走了。这四个字，才是人世间彻骨的大痛。

才是最挽留不住的叹息。

你走之前那几天，疼痛反复、口齿不清、嗜睡、总是闭着眼，但神志清醒。

你不允许我再对你说任何表示亲昵牵挂的话语，你是否担心我放不下？

三月十二日那天中午，我俯身浅浅地抱着你，小心翼翼地问，妈，我可以亲亲你吗？

你点点头。我低头亲吻你嘴角两边早已瘦削的脸颊。

然后你把嘴唇噘起，就像我小时候你满含爱意地亲吻我一样。

我吻你布满皱纹的干涩的暗红色的唇，我们互诉“我爱你”。

妈妈，那原来是今生今世与最亲爱的人，温柔的，痛楚的，告别的吻。

弥留之际，你让我抱抱你，你也要抱抱我。

你已经再也没有力气搂住我了，你让我将你枯槁的双手放进我的口袋里。

这样，在我抱着你的时候，你也好像就能使出全身力量紧紧地抱着我。抱住，好像就可以不分开。

然后你什么也没有再说。我知道，你心里舍不得。你担心我往后的人生：有没有吃饱，有没有穿暖，有没有好好过。

你疼爱了二十九年的孩子，怎么舍得丢下。

可是，你再也撑不下去了。

9

在储物间放杂物的纸箱里，找到搬家时带过来的一小袋你的黑发。应该是大前年你在医院化疗大把大把地掉头发时，我保留下来的。当时你还是黑发，不像后来这两年几近灰白。

感激涕零。这是此生你的血肉发肤留在这世间的依然鲜活的一件证物。

也是如今我唯一能拥有的，来自你本体的肉身的维系。就如同，我曾脱胎于你孕育十月的母体。

我将这袋头发捧在手里轻轻握紧。我会珍藏它们，一直陪我终老。

10

看着你躺在客厅布置成的灵堂中间，寿衣穿戴整齐，像个安详睡去的大红胖子，我有些走神。四周花圈陈列，挽联上写着奠辞，以及我与亲戚们的名字。

望着亲戚们匆匆找人写好的白色挽联，我心想：花圈上的毛笔字好丑，妈妈看了一定也不喜欢。

我守在母亲身边时，亲戚们不让我再触碰母亲的身体。“会让她走得不安稳。”他们说。

可，那是我的妈妈啊。

与舅舅们轮流守夜那晚，我偷偷摸了一下母亲的手——冰凉冰凉的，握着一束香。那是抚摸着长大的温柔的手，是以前我握过无数次的手指背面，有光滑的皮肤与指甲，这几年因为频繁输液而受伤的血管与青筋此刻也变得平和。

我摸着母亲的手，并不觉得特别难过，也不觉得冷。仿佛母亲还在我身旁，还会用手温柔地摸摸我的后脑，像从前一样。

11

母亲的手，在她走的两天前最后一次抚摸过我的头发。

那时母亲已坐卧难安，整日闭着眼昏沉嗜睡却无眠。有一天她坐着，低头弓着腰身，呼吸短促困难，手脚和四肢都在发抖。母亲喃喃说：“我怕是不行了。”我伏在母亲腿上搂住她，想给她一点稳定气息的力量。

母亲早已全没有了精气神，这时却抬起手，轻轻为我掸去头顶一小片不知从何处沾染来的毛屑。

然后母亲又坐着闭上眼，恍惚睡去。她太累了，却仍顾及要为孩子擦去最后一点灰尘。

12

在出版的第一本书里写过一篇《我的母亲》，一直不好意思拿给母亲看。

其实写作之初，我有一次曾对母亲说：我要把你写进我的书里。她好似作不情愿之势地小声念叨了一句：写那些做甚。但心里也许多少有了几分期待。

其实在书尾最后一句，我郑重其事地说：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母亲。